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77 ·

歷史·地理類

嚴幾道年譜

王蘧常編著

弘一大師年譜

林子青編

蘇曼殊年譜及其他

佛亞子

柳無忌編

徐志摩年譜

陳從周編

上海書店

陳從周編

徐志摩年譜

志摩師哀辭（代序）

趙景深

我對於文學發生興趣，是由於兩位師長的鼓勵，一位是洪北平先生，一位便是徐志摩先生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濟南號飛機失事，志摩師竟遇難慘死，實深痛惜。徐師的詩和散文，尤其是詩，在現代文學史上已經有很高的地位；倘天假以年，必能更有閃耀的光輝。

我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實是新詩，在小說只出了兩三本的時候，新詩倒出了十幾種。當時人們寫慣了無韻詩和小詩。徐師忽以西洋體詩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欄內刊出。記得這首詩的題目是康橋再會罷，每行字數相等，標點或句讀常在每行之間，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。也許徐師的紙幅過短，或是他的字跡太大，以致每行恰恰可以達到紙的末端罷，於是排字的人把這首詩按標點或句讀分行了。這樣既無音節，又參差不齊，不能一樣長短，便變得與無韻詩無別，徐師特意去信更正，重排了一次。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從此我於俞平伯、汪靜之等名字外，又記住了一個徐志摩。我常想能夠認識這些位先生，以致欽佩之誠。

後來知道徐師是在英國康橋大學專學文科的，於是就更加欽佩了。因為我雖是喜愛文學，只受了洪師一年的訓誨，此後改習了兩年紡織工業，不曾繼續得到良好的導師。恰巧一九二三年南開大學開暑期學校，內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學。當時我和友人們有一個文學團體緣波

社，社員議決，天津的社員一致加入聽講，於是都報名入學。其中如夜哭、他鄉的作者焦菊隱，晨曦之前、魔鬼的舞蹈、孤靈的作者于廣虞等都是學員。可惜講期太短，兩星期只講十小時，此外徐師還公開演講未來派的詩：這兩種演講我都有記錄，收在我的近代文學叢談（1935）裏。

徐師曾拿一首英譯的哥德的詩要全班聽講的學生譯，我得了第一獎，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。如今時有遷移，哥德的照片已經遺失，只剩下一張法郎士像的明信片，還存在我的匣中，作為徐師的紀念。

課餘我常和幾位朋友到徐師的宿舍裏去訪問。每在綠蔭之下，蒙着太陽的光照，聽徐師談講文學。他問我看過莎士比亞不曾，我說不曾看過，只看過蘭姆的莎氏樂府本事，他勸我看一原書。但我終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，不曾去看，有負徐師介紹的美意。

綠波社天津總社社員曾於徐師的講演結束後，請他茶敘，藉為話別。當時並共留一影，現此影尚在我的照相冊中。席間徐師問起我將來的志願：『你是否以文學為業呢？』我說：『我是這樣的想。』徐師搖了搖頭說：『大難，大難！文學是只好作為副業的。』

徐師剛離天津，我就失了業，天津新民意報爲了文學附刊不受讀者歡迎，或是節省經費，或是爲了他故，便將我裁撤。我便寫信給徐師，想譯稿爲生。他便介紹我替晨報副刊譯小說，給我的覆信說：

『……我十一離京去北戴河，不久即爲祖母病危急急的南回。老人的病竟不起，她生前

愛我最深，而彌留前竟不能通一言爲訣，甚令悲愴！關於譯小說，能試譯哈代，最合我意。我大約月底方能到滬，泰氏（指太戈爾）如來，則十月初偕同北上，爾時當可會面。」（一九二三，九，六。）

後因振鐸兄介紹我到長沙去教書，便不曾譯小說；但徐師的盛意是深感的。在長沙兩年的教書生涯裏，也常看看晨報，知道此時晨報副刊已由徐師編輯，幾乎每天都有他的長篇文字。我以前知道他的筆是不大勤快的，現在忽然如此大量生產，真使我非常驚訝，對於他的精力表示欽敬。詩刊也於此時產生，造成了今日的西洋詩體。我所譯的一首哥德的詩也在這時刊了出來。巴黎鱗爪、自剖、落葉、翡冷翠的一夜幾乎都是此時的成績。可以說一九二五年是志摩師最有收穫的可紀念的一年。

與徐師一別就是兩年半，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天，方纔第二次在上海與他相晤。我知道他到了上海，便寫信給他，想去看他，並索贈志摩的詩（中華仿宋字排，華裝）。當時他覆了我一信：

『太對不起你了！你信到後，我就想專誠去看你先不通知你，但新年來爲私事在滬杭路屢次往復，不曾騰出空來，所以沒去成，也沒回信，請你原諒。明天（元宵）我上午到振鐸家裏，我叫他約你也去，不知便否，盼望你見面。我聽說你快成家了，而且是蘇州親，先賀喜你，不是我俗套，因爲遲早躲不了那一天，我自己也不在遠，說實話，詩集明天帶給
你。』（一九二六，一，一四。）

蘇州親就是指我的前妻馬芝寶，他自己也不遠，大約也不必加註解了。

我爲了家貧無力完姻，只得臨時趕譯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財產出來，拿了譯稿去見徐師，想換一點錢用。那時徐師和他的父親以及兒子阿歡都住在旅館裏。時候是早晨，他們都剛起來。徐師的父親正在薙頭；他很胖，很誠樸，完全與徐師兩樣；既不瘦削，亦無翩翩的風致。阿歡大約十歲左右，倒很像他的父親，用一句舊小說上的話，生得「眉清目秀」。徐師說：「趙先生會講董話，你請他講給你聽罷？」阿歡便擲着我講，我只得講了一個安徒生的大小克勞司給他聽。我正在指手畫腳的時候，志摩師彎着腰從門外騎着小腳踏車進來，叫喊說：「你看爸爸騎你的車！」阿歡拍掌大笑。

後來我又與志摩師談詩，問他對於自己的詩所最喜歡的是哪一首，他說是無題，後來我將這首選在我的混合國語教科書第二冊裏。

他收下了活財產，以備編纂副之用，預先給了我四十元稿費。加以叔父資助我數百元，我便草草給了婚。

結婚後便到紹興教了一年書，又到海豐教了半年，回滬時是一九二七年夏天，正逢徐師也住在上海華龍路。從這時起，我便不曾離開上海，四年半的上海生活間，時常在筆會和其他宴會席上遇見徐師。因爲忙於衣食，師友均疏，此後便不曾特地去訪問徐師，一九二七年有一次的訪問，誰知這竟是最後的一次訪問了呢！

我的前妻死後，我又與李希同女士結婚，徐師特地來喫喜酒，還送了一個極別致的滿綴着紅玫瑰花的橢圓花籃；爲時不過二年，想不到我竟要送徐師的白花圈了。

最近徐師的猛虎集出版，我買了一本來讀，正在這樣想念，這本詩集裏已由晚唐的綺靡風格移向宗教的虔敬了，誰知這竟是他最後的著作了呢？

像徐師這樣文采華麗，連吐一長串的珠璣的散文作者，在現代我還找不到第二個。丘玉麟還有一點近似，總覺顯露堆砌的痕跡，不及徐師的靈活。

記得朱自清說過，現代中國詩人，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，徐師的戀愛小唱如雪花的快樂之類的確是值得稱讚的。

白采、羅黑芷、胡也頻、朱大枬……一個個的夭折，現在徐師又與世長辭。自創文集裏有哀思輯，不想竟臨到我爲徐師寫哀思了。

一九三一，一一，二七。

編者自序

「我悄悄地去，正似我悄悄地來，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（志摩再別康橋）志摩真的悄悄地走了，而且又是在漫天的大霧，一團熔熔的巨火中，來結束了他三十六年詩人的生命。到如今整整十八個年頭，人事紛紜，有誰還惦记着他呢？當他那噩耗傳來的時候，我只有十四歲，正在念書時候。如今呢？我已步入中年。流光如電，能不有感？

從前我愛讀清初的納蘭容若（性德）和黃仲則（景仁）的作品，總覺得這兩個天才作家死得太早，當時的人忽略了好好的記載他倆的事跡，以致後人了解不深，一想起就要不快。我編這本書的動機就是單憑這一點感情作用。我覺得現在再不給志摩寫出來，往後恐怕更難了。因為與他同時的人，一部份還在，可是去詢問一兩件關於他的事，已經不很容易，即使是他的夫人，他的至親好友，有些也含糊其辭，却不能有一個正確的答覆，于是更堅定了我的信心，要趁早做好這事。幾年來有暇就搜集關於這書的材料，為的是求之不易，到如今還有許多人有更好的材料，却不肯拿出來，我很希望他們將來能為這書做一個訂補。

志摩的散文小說詩和譯作，批評家自有公論，無須多贅。不過我總覺得有幾點在今日是值得一提的：第一，他做學問，做事體，都是憑感情和血性，絲毫沒有虛偽做作的，他寧願拋却美國

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頭銜，和所學的政治經濟，而買舟橫渡大西洋，到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去好好的念書，去過那切實的讀書生活。他不爲美國物質文明和虛榮的頭銜所引誘，這在一個人爲學做人上是應當的。第二，他對家庭是革命的。他爲求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安頓，不惜掀起極大的家庭糾紛，在當時半封建的中國社會，是罕有僥有的事。第三，在五四運動後，他對白話文，白話詩的提倡，尤其是以方言入詩，入文，開現在詩文中運用新語彙的先鋒，這些都向着傳統的舊文學挑戰。雖然形式上過于唯美，但他的行動方面，仍然是向前進的。這三點我們應該用現代的眼光來作新的批判。他的新詩地位，無論如何在近代文學史上，總是一個開山，正如潘光旦先生所說：「新詩奇死，今古兩開山。」（志摩慘死在山東開山）朱佩絃（自清）先生也說：「現代中國詩人，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。」至于他的爲人一生，楊今甫（振聲）先生說：「他是一部無韻的詩。」因此更令人起了無限的追思。

我編這書只是提供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資料，所以內容力求有據，以存其真。過後有人研究五四運動後新文學作家的話，這書對志摩的一部份多少有一點小小的幫助。我文淺義，唯此願望而已。

這書寫成我要感激趙景深張惠衣兩先生，任心叔（銘善）師徐崇慶內表兄李彩霞姐和妻蔣定的幫助，謹此敬致謝意。

一九四九，八月。寫成于滬西聖約翰大學的隨月樓書室陳從周記。



志摩遺像

徐志摩年譜

目 錄

代序（志摩師哀辭 趙景深）	一
編者自序	七
照片	一
年譜	一
遺著目錄	九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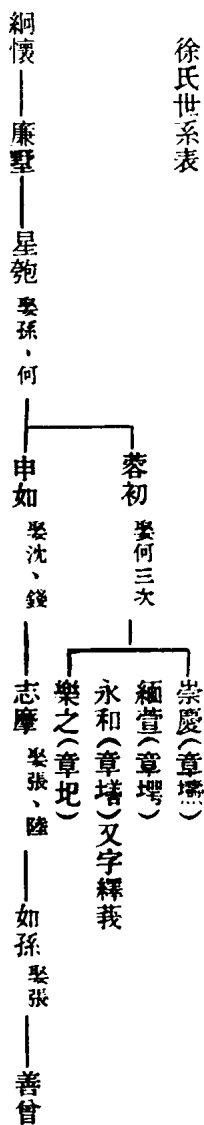
徐志摩年譜

陳從周編

志摩姓徐，初字櫛森，後更字爲志摩，小字又申，譜名章垚，以字行。（案志摩二字，離北京大學後，出國始更。）他是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人。徐氏系出海鹽縣的花巷里。始遷祖名松亭，在明代正德年間經商硤石，於是後代就一直居住了下去。曾祖廉暨諱宗泉，字詞源，太學生，先後娶朱、吳、張、王四氏，生六男四女。祖星匏諱明樞，試名元衡，附貢生，工書法，嫻習掌故，娶同邑伊橋太學生孫二酉女，繼娶嘉興王店國學生何松岩女，生二子長蓉初，譜名義燿，諱光濟，小字祖蔭，號寅庵，富收藏，尤多海寧文獻。次申如，卽志摩的父親，譜名義斌，諱光溥，小字曾蔭，候選中書科中書，與南通張季直（謇）友善，與辦實業建設，在浙江很有名。娶同邑國學生沈炳華女。繼娶慈溪國學生錢純甫諱修德長女慕英。志摩單傳，爲錢夫人所出。

案徐氏自周朝直到現在，代有名人。漢諱釋，晉諱廣，唐諱陵，五代諱崇嗣，南唐諱鉉，諱錯，均世居于汴，宋南渡時遷江南，至六世孫諱彥明爲嘉禾令，由姚江遷海鹽的豐山里，是謂武原徐氏。彥明弟彥英，遷平湖的大易鄉，是謂當湖徐氏。彥明六世孫諱顯遷黃道湖，是謂黃道湖徐氏，花巷里徐氏是其中的一支，再分行出來而爲硤石的徐氏。硤石這地方有東西二山之勝，一川從中流過，故又名硤川，風景明秀，文化程度很高。爲米絲大宗集散地。

徐氏世系表



一八九六(清載湉(德宗)光緒二十二年)丙申生

陰曆十二月十三日酉時，生于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保寧坊徐氏老屋的第四進樓上 父申如二十五歲，母錢氏二十三歲。

案志摩先代名雖讀書，而實是營商，所以他的猛虎集序云：「我查過我的家譜，從永樂以來，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。」志摩既歿，他的父親挽聯道：「考史詩所載，沈湘捉月，文人橫死，各有傷心，爾本超然，豈期邂逅罡風，亦遭慘劫；自襁褓以來，求學從師，夫婦保持，最憐獨子，母今逝矣！忍使淒涼老父，重賦招魂。」又志摩父歿于民三十三年(一九四四)二月二十七日。享壽七十三歲。母歿年見後。

一九〇〇(光緒二十六年)庚子五歲

入家塾從孫師蔭軒讀。

案蔭軒同里慶雲橋人，他挽志摩的聯：「講幄謬參，三十年前長夕欣從，初學聰明超儕輩。行程遠大，三千里外風雲倏變，中華文化失傳人。」

一九〇一（光緒二十七年）辛丑六歲

復從查師桐軫（詩溥）讀書。

案志摩日記（陳從周輯）云：「因饑而散，美其稱曰落拓，余父母皆勤而能勵，兒子何以嬾散落此，豈查桐蓀先生之遺教邪！」桐軫諱詩溥又字桐蓀同邑袁化鎮人。猛濟教授的父親。志摩子如孫復從猛濟讀過書。猛濟挽志摩的聯：「司助綺語焚難盡，僕射餘情懺較多。」

一九〇二（光緒二十八年）壬寅七歲

十月初七日祖父星匏公卒。享壽七十二歲。

案志摩著我的祖母之死（自剖集）：「我初次遭逢親屬的大故，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，那時我還不滿六歲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經驗，但我追想當時的心理，我對於死的見解，也不見得比華翁（英詩人華茨蒂斯 William Wordsworth）的那位小姑娘高明……」

一九〇七（光緒三十三年）丁未十二歲

入破石開智學堂，是時從張師仲梧（樹森）讀。

案張仲梧祭志摩文：「維中華民國二十一年，歲在玄默涪灘辜月之望，越十有三日庚申宜祭之辰，謹以隻鷄斗酒之奠，致祭于志摩同學徐君之靈曰：嗚呼！何琪花之易萎，嘆玉樹之早埋，學海翻瀾，讀石麟之遺稿，書台在望，盼飛熊之重生，嚮蛤寫恨，醺醺迎神，悲心曷已。當其遊學兩洲，枕藉羣集，讀拉丁之文，習佐盧之字，披歐風，霑墨雨，櫛精華于大秦，輸文化于中華。爰歸滬濱，迎客燕台，乘機而往，等列子之御風，如暈斯飛，遇蚩尤之作霧，峯巒暗觸，霹靂驚鴻，上客焦頭，烈士碎骨，蘭報遙傳，楚些齊哭。今者玉溪詩人，魂歸黃土，金荃詞客，埋骨青山，森等迎輅執紼，銘墓無才，敬醺旨酒，佇望靈旗，嗚呼！哀哉！尙餐。」挽聯：「噩夢千里，再見難期，最可憐父老母亡，妻孥子幼，忽與劉安同升，真堪一慟；耿報二傳，驚心欲裂，慘莫如仙龍佛化，骨碎頭焦，若比仲由之醢，更苦十分。」仲梧諱樹森，副榜，同里人，惠教教授之叔。惠教與志摩開智小學時同學其挽志摩聯「平生具絕世風華，試看幾卷新詩，宛如月逗孤雲，花散文錦；一死亦半空霹靂，傳與千秋遺事，慘遇賦鵬買傳，抱石靈均。」

一九〇九（溥儀宣統元年）己酉十四歲

查師桐軫病逝于徐氏館。

冬畢業于硤石開智學堂。古文已有很好成績。

案志摩論哥舒翰潼關之敗：「……夫祿山甫叛，而河北二十四郡，望風瓦解，其勢不可謂不盛，其鋒不可謂不銳，乘勝渡河，鼓行而西，豈有以壯健勇猛之師，驟變而爲羸弱頑疲之卒哉？其匿精銳以示弱，是冒頓餌漢高之奸媒也。若以爲可敗而輕之，適足以中其計耳。其不喪師辱國者鮮矣！欲挫其銳，非深溝高壘，堅壁不出也不可，且賊之千里進攻，利在速戰，苟與之堅壁相持，則賊計易窮。幸而潼關天險，西連京師，糧運既易，形勢又得，據此以待援軍之集，賊糧之匱，斯不待戰而可困敵也。哥舒之計，誠以逸待勞，而有勝無敗之上策也。奈何元宗昏懦，信任國忠，惑邪說而詛良謀，以至於敗。故曰：潼關之失實國忠而非哥舒也……。」

一九一〇（宣統二年）庚戌十五歲

春與表兄沈叔薇（拱垣）同入杭州府中學求學，從張獻之（相）劉子庚（毓盤）習國文，陳柏園（純）習理化，馬保羅習英文，鍾郁雲（毓龍）習地理。聰明冠全班，任級長（當時杭中規則，第一名任級長）。同學中有董任堅（時）郁達夫姜立夫鄭午昌（昶）等。

案是時杭州府中監督爲杭縣邵伯綱先生章，校址在大方伯，入學前曾由志摩姑丈蔣謹旃（欽項）託沈衡山（鈞儒）寫信介紹給邵監督的。（衡山是謹旃的表弟）

郁達夫志摩在回憶裏（新月月刊志摩紀念號）：「大約是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的春季，我離開故鄉的小市，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……那時候府中的監督，記得是邵伯綱先生，宿舍是在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。」又「但是同我的一種長縮態度正相反的，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却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……而尤其使我驚異的，是那個頭大尾把小，戴金邊近視眼的頑皮小孩，平時那樣的不用功，那樣的愛看小說——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——而考起來或作文來，却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。」達夫挽志摩的挽聯有二付，其一：「新詩傳宇宙，竟爾乘風歸去，同學同庚，老友如君先宿草，華表托精靈，何當化鶴重來，一生一死，深閨有婦賦招魂。」其二：「兩卷新詩，廿年舊友，相逢同時天涯，只爲佳人難再得，一聲河滿，九點齊烟，化鶴重歸華表，應愁高處不勝寒。」（此二聯是達夫友人杭州陳紫荷代擬的，紫荷爲達夫妻外祖王二南先生弟子。）達夫于民國三十四年秋勝利初被倭人慘殺于南洋。又沈衡山致蔣謹旂函：「……又伯綱兄另備寄宿舍大致四五月間沈徐張（張仕章）諸郎皆不生問題矣。」志摩日記（陳從周輯）：「前日姜君來，中校舊人，今在哈佛習數學，沈篤之士，獨慮其歸國後，無相當之機會，以專精華，終不能與世界學者共馳驅，爲可惜耳。」鄭午昌挽志摩聯：「太息浮生同落葉；本來才調是飛仙。」

一九二二（民國元年）壬子十七歲